

## 美国人为什么不在网上吵架

在中国的互联网上，尤其是在微博上，对于公共事件的争吵、辩驳、掐架是非常常见的。这些争吵往往毫无原则，通常还会形成一个不小的话题。可有意思的是，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在网上争吵。

国内网络上正在热议“乌坎事件”、“休假式治疗”、“方韩之争”、“活熊取胆”等等话题时，朋友问我，如果在美国有人用活熊取胆会怎样？

我说，熊的问题在美国根本不算问题，因为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保护动物权利的共识。共识越多，越不容易引发争吵。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拥有什么样的权利、如何尊重司法程序、当权者应该受到更多监督等等问题存有共识，这样的人文环境让美国人有一些问题上吵不起来。

美国人并不是不“吵架”，和中国人比，他们更倾向于面对面交流。除了文化习惯，美国人也有更多现实中交流的机会和渠道。只要你有足够的钱，就可以办一份报纸，这在美国毫不夸张；或者你没有很多钱，也可以写书自办发行、设置广播波段。

互联网出现之后，在中国很难找到讨论公共话题的平台。现在所见的激烈的网络乱讲更像是长期积蓄能量的大爆炸。但是，国内对于公共事件的争论大多起于网络也是止于网络，很少转化现实，很少最终定论。相反的，一旦争议性话题进入美国公众的视野，却会出现一个近乎程序性的连锁反应。

前阵子，因为没有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议案，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都站出来抗议。他们给议员写信打电话、上街游行、演说、发传单，甚至到议员家、办公室围堵。媒体上也会出现不同派别的争论。

对于这些牵涉政治性的话题，媒体不会三缄其口，更不会口径统一。美国公民更多的时候是去听，接受不同的声音，来自民间组织、媒体、官方。而他们的反应体现在手中的选票。

对美国人来说，讨论公共话题并不是为了争吵出什么结果，而是通过说服公众而去影响立法机构推动立法。

更多渠道的声音让美国人的争吵看起来更加有序和理性。方舟子如果到美国打假也许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。每个人都可以说话，方舟子话语权自然就会受到制约。

曾经有很多媒体质疑奥巴马并非在美国出生，奥巴马没有为自己做出辩解。他不需要辩解，而质疑的媒体也不会被送上法庭。

长期话语权平等，形成的才会是正确的逻辑。

《声音搏动中国 第二辑》  
出版社：中国社会出版社

## 休闲书话

## 政要出书拼八卦

话题八卦，人人都爱。古今中外皆如此。于是，有些政要出书，干脆走起八卦路线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曾在自传中表示，因为结太多次婚，所以总缺钱。搞得他出门旅行，只能乘坐火车二等车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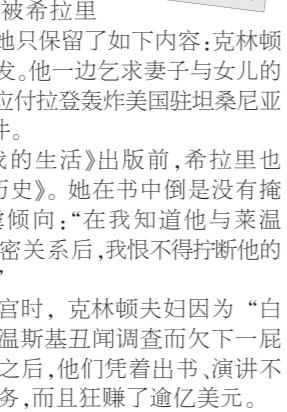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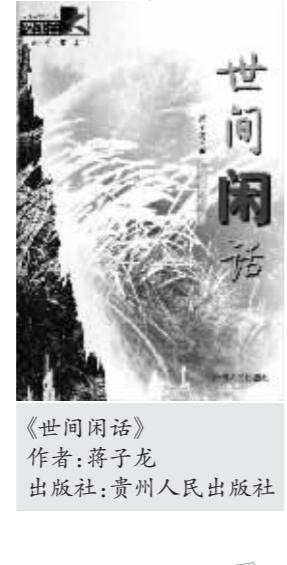
几年前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出过一本八卦书《贝卢斯科尼，我恨你》。全书273页，收录了超过500条反对党对这位总理的批评。据说，贝卢斯科尼是以“骂自己”的方式博取民众好感。他的方法倒也奏效，他在随后的竞选中获得连任。

当然，专攻绯闻八卦的高手，还要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。2004年，他推出了厚达900页的回忆录《我的生活》。据《太阳报》披露，克林顿的初稿内容很震撼。他大方承认自己婚后曾和逾百名女性偷欢，莱温斯基不过是其中之一。希拉里多年前就主动提出与他远离床第之欢，可他的每桩婚外情都会让她暴跳如雷。有一次，歌星芭芭拉·史翠珊到白宫留宿一宵，希拉里知道后，竟抓伤克林顿的脸。

可惜这些情节在出版前都被希拉里愤怒地删掉了。她只保留了如下内容：克林顿睡了两个月的沙发。他一边乞求妻子与女儿的原谅，一边忙于应付拉登轰炸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使馆事件。

在克林顿《我的生活》出版前，希拉里也出了自传《亲历历史》。她在书中倒是没有掩饰对丈夫的施虐倾向：“在我知道他与莱温斯基不正当的亲密关系后，我恨不得拧断他的脖子，一了百了。”

当年离开白宫时，克林顿夫妇因为“白水”地产官司、莱温斯基丑闻调查而欠下一屁股债务。可几年之后，他们凭着出书、演讲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而且狂赚了逾亿美元。



## “全民”的可怕

做事情并不是人越多就办得越好，所以有“人多盖塌了房”的民谚。但是后来的传统却是任何事情都要“全民”，非如此不足以形成浩大的声威。声威一壮，即使没有成效，也具备了“烈火烹油”的模样，看起来好看，说起来好听。

我第一次遇到“全民”，是在读初中的时候。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，大家都游行，喊口号，搞捐献。后来，“全民”越来越强。不光政治运动闹点“全民”，科学问题也来“全民”。

习惯势力之可怕，就在它无可理喻。“全民”惯了，遇事就会左顾右盼。看到一个地方做了什么，自然就会群起而效法之，生怕赶不上“时代”的步伐。某大城市有个大广场，所有小市小县也竞相效法，还定要超前。中央部委盖起了豪华办公楼，各省市也不甘落后，就像当年“放卫星”。

养猫养狗之类的“全民化”倒还不太可怕，新鲜劲儿一过，自会有人出局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这样一种思维和行动惯性，遇到一定气候，会成为政治投机者可资利用的思想土壤。先前那些让过来人痛心疾首，令共和国元气大伤的瞎折腾，有此土壤未必不会卷土重来。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。

## 寻找悍妻

几个朋友难得聚在一起，商量怎样帮一个人的忙。这位仁兄在大学教哲学，刚过五十岁，妻子去世两年多。当务之急是为他找一个伴儿，以他的这份书卷气，大家一致认为配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最合适。

他却断然反对：不，我要找一个疯狂而强悍的女人！

大家哄堂大笑，以为他是开玩笑，于是也开玩笑地说：凭咱这身子骨，弄个疯狂的女人驾驭得了吗？

孰料他是认真的：我不想驾驭疯狂，只想受到疯狂的保护。社会变得强悍了，强胜弱汰，一个文弱书生活得已经相当困难了，再配上一个温柔贤淑的女人，岂不活受罪？你们想，人活着离不开“衣食住行”，“衣食”要去买，买要去市场，市场上漫天要价，你要讨价还价，砍价杀价，甚至还得争吵吵骂，弄个温良贤淑的行吗？倘是泼妇悍妇，那就应付自如，你不必担心她会吃亏，不沾点光就算虚度了。再说“住”，我的马桶坏了半年啦，往房管站跑过不知多少次了，人家或不理睬，或者借口没钱没人把我打发了。倘我身边有一个

现代工业文明尤其把男人雕琢包装得太精致，太做作，看上去油光水滑、白白嫩嫩，但男人的本质正在丢失，原始的力度在蜕化，骨子里不得不渴求女性的爱护。

我不免对朋友按自己的想法续弦多了一些理解和信心，我经常从报刊上见到呼唤女性温柔、抱怨家有恶妻的文章，如今有专门想寻找一位“恶妻”还不容易吗？

读名一得

## 末代皇帝的染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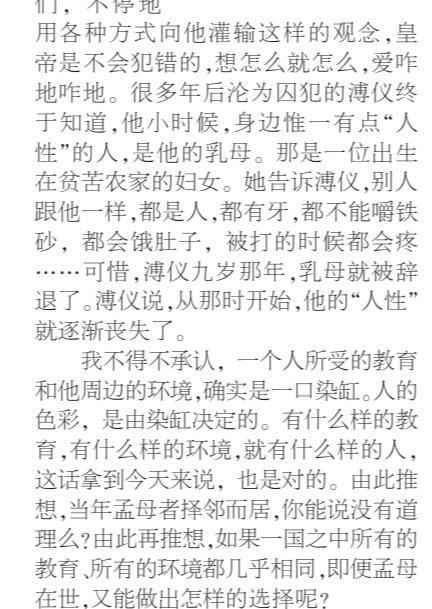
最近在读末代皇帝溥仪的大作《我的前半生》。我这里要说的，是溥仪所受的教育。

溥仪六岁那年开始读书。很辛苦，每天早晨都在四点起床。上午三个小时课，下午两个小时课，等于是“全日制”。师资力量很强，说是“精英”也不过分。

课程也是精心安排的，《从孝经》到《尔雅》，之间夹杂着十三经和辅助教材《大学衍义》《朱子家训》《全唐诗》等。我很羡慕，心说，我要是有这样的文化底蕴，现在不知会出成什么样子。

但吊诡的是，溥仪长大成人以后，几乎成了白痴，尤其没有数字和地理概念。在战犯管理所，有人问他，当初宫里有多少太监呀，他旁顾左右。他连二十跟四十哪个大哪个小都不知道，你让他怎么说？管理所的领导知道情况，赶紧找人教他算术。那一年，溥仪五十岁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他周边的环境，确实是一口染缸。人的色彩，是由染缸决定的。有什么样的教育，有什么样的环境，就有什么样的人，这话拿到今天来说，也是对的。由此推想，当年孟母者择邻而居，你能说没有道理么？由此再推想，如果一国之中所有的教育、所有的环境都几乎相同，即便孟母在世，又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



## 深夜被老公看见

晚上12点，我加完班去大门口等的士，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招到车。正着急的时候，一辆摩托车从楼下的车库里开出来，“吱”地一声停在我身旁。

“在等车呢？”那人问我。我回头一看，好像是这幢写字楼里别的公司的，也許平时上班下班过面。

“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！”那个男人说。

“不麻烦你了。”我有些慌乱地摇摇头。

“这时候很少有车的。别把我当成坏人，都是一幢楼的。”男人拍拍后座，眼里写满了真诚。我迟疑了一下，坐了上去。

一路疾驰，很快就到了我家楼下。我下了车，连声说谢谢。这时，一辆车开了过来，灯光照得我有点儿目眩。

从车下来的是我老公。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，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我实话实说。

“不认识？那他咋送你回家？”老公瞪大了眼睛。

“你别乱猜！我……”我刚想解释，那个男人停好车走过来说：“小姐，你快给我车钱吧！我还要赶路呢！”

“你……”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刚才压根就没提过钱的事，现在的人真是……

“多少钱？”我没好气地问。

“30块！”那男人答。

“你抢钱呀？打的才10块钱！”我的肺都快要气炸了。

“现在是半夜，哪有车呀？30块不算贵呀！”那男人不依不饶。

“没关系，给你！”老公从包里掏出钱，爽快地给了那个男人，脸上的表情柔和了许多。那个男人跨上车，箭一样飞驰而去。我朝他的背影投去鄙夷的目光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上班。在公司门口，我看到那个男人正站在那里四处张望，一看见我，就疾步朝我走来。我想避开他，我才不想再看见这样的无赖呢。他追了上来，把三张10元的钞票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还你的！”

“这车钱已经付给你了，不用还了。”我还在生气。

“你傻呀！”男人说，“昨晚你没见你老公神秘兮兮的样子，我不收你钱，你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了！”

我恍然大悟……

（摘自《微型小说月报》陈红娟/文）

## 后现代爱情



## 历史上那些不正经的事儿

◎郑和回来就给朝廷发快报，说找到了传说中的麒麟了，明成祖高兴坏了，看过之后还让人画了下来留作纪念。500年过去了，再看那头麒麟——原来是头长颈鹿。

◎清兵与白莲教作战的时候，第一排是乡勇，第二排绿营，最后是旗兵。白莲教那边则是驱赶难民在前面打，教徒在后面起哄。乡勇和难民厮杀完，两边就撤了。这不是打仗，是下象棋。

◎戊戌变法中梁启超名噪大噪，于是受到皇上接见，怎奈他的粤语光绪一句都听不懂，改口的普通话比粤语还难懂。两人就愣着互相瞅，像初次相亲的男女一样尴尬无言。

◎同盟会元老张继被袁世凯通缉，狼狈逃窜到日本，有一个日本小子恭维他说：“您那首‘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’写得真好啊！”

◎徐志摩这个名字是21岁他出国前他爹给起的。因为他小时候有个叫志恢和尚摸过他的头。他爹想了想，就叫“志摩”啦，真无厘头。更无厘头的是他有个笔名叫“删我”，嗯，可以给网站做编辑。

◎请看赛金花写给韩复榘的诗：舍情不忍诉琵琶，几度低头掠鬓鸦。多谢山东韩主席，肯持重币赏残花。

（摘自《一个都不正经》张发财/文）

